



一卷被**唐玄奘**遗失于**通天河**的上古佛经

一个牵连**古藏地**三大王权
你死我活的**不杀之秘**

大藏天书

ལྷོག་གུར་གྱི་ཡུལ་ཁམས།

郎芳 /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卷被唐玄奘遗失于通天河的上古佛经
一个牵连古藏地三大王权
你死我活的不杀之秘

大藏天书

སྐོན་གྱར་གྱི་ཡལ་ཁམས་



郎芳 /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藏天书/郎芳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-7-5511-0576-7

I. 大… II. 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3358 号

书 名: 大藏天书

著 者: 郎 芳

组 织: 李 爽

责任编辑: 刘燕军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肖 杰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6 /32 /24 /28 /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8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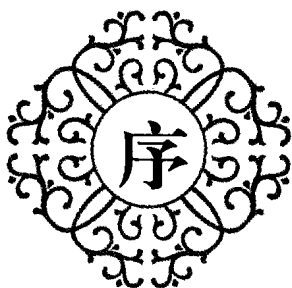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576-7
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格萨尔王临终之前，为了保佑后世的黑头发藏人不再遭受苦难和欺凌，曾密令大将军巴奔达东建造了一个隐匿于地下的山庄。山庄里密藏奇珍异宝、千年肉身、稀世经书，还有他生前曾收服的八万六千魔军……

千百年来，很多居心叵测的探险者都费尽心机想要找到它。

但是，有一批探险者却与众不同，他们的目的，并不是想获得以上所说的那些，而志在山庄里一幅巨大且诡异的壁画，那画中阴森妖异的地方，叫做“奴奴花卡卡”。

“奴奴花卡卡”，是一个既让人爱又让人恨的地方，是一个凡人永远也想不到的地方。因为，那里是妖魔的天堂。

各种各样的妖魔寄生在“奴奴花卡卡”。他们有的奇形怪状，相貌狰狞丑陋、青面獠牙；有的只有半个身子，却长了一张俊美非凡的脸孔；还有的非人非兽，说不清楚像什么，只有一堆黑乎乎的暗影。

在“奴奴花卡卡”，没有天，没有地，没有白昼和黑夜，也没有生命和阳光，更没有死亡的威胁，只有一片空旷荒凉，四处缭绕着梦幻一样的轻烟。

可那里却是妖魔们的乐土，他们过着无比享受的日子，在青色的天空中翩翩起舞。虽然他们是妖魔，但对欢乐却无比珍惜，一天到晚拥有笙歌相伴，随心所欲，自在玩耍，因为，这里是天地间唯一的乐土。赐给他们这一切的，就是“魔王”。

魔王是整个“奴奴花卡卡”的主人，所有的妖魔都臣服于他的脚下。他还种了很多叫“吹吹”的花，这种花长在白色的脂肪里，用鲜血来灌溉。

魔王对“吹吹”宠爱有加，精心照料，每天都命人唱歌给它们听，所以“吹吹”很快就长得比那些高大的妖魔还要高大。它们迎风欢笑、艳丽非凡，叶片和花茎里面全都充满了纯洁的鲜血。

只要魔王在，“吹吹”就在，因为“吹吹”就是魔王的命。

魔王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感到骄傲：“奴奴花卡卡”、“吹吹”，还有那些对他千依百顺的妖魔。他天生高贵，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地位，可是，偶尔也会感到深深的孤单落寞。于是，他造了一条龙船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召集妖魔们到龙船上来寻欢作乐，驾着龙船在“奴奴花卡卡”四处游玩。

在魔王的心中，“奴奴花卡卡”和天一样大。

在“奴奴花卡卡”，永远没有曲终人散。

而这五个字，也似乎早被妖邪的诅咒附体，生来就具备一种无法抵挡的魔力：所有知道它的人，都用尽一生的力量寻找它，甚至为此付出生命。

而我们文中所说的这批与众不同的探险者，分别是：洪力、胡子刘、瞎子莫扬、花凄凄。

他们曾经在花凄凄的带领下找到了格萨尔王的地下山庄，目的只是为了拿走一卷羊皮铁卷，据说铁卷上面记载着前往“奴奴花卡卡”的路线。

本来已成功在即，但是关键时刻却杀出个来历不明的家伙，不仅抢走了藏于石武士肚子上的羊皮铁卷，还将那间石室炸了个七零八落……

目 录

大藏天书
DAZANG TIANSHU

第一章 喜马拉雅鬼影 / 001

第二章 顿旦先生 / 017

第三章 活捉萨迦巴姆 / 035

第四章 断气室 / 047

第五章 舞娘之死 / 061

第六章 鬼市 / 077

第七章 丹巴喇嘛 / 093

第八章 苏毗女国 / 107

 **第九章** 欢宴杀机 / 127

 **第十章** 八部鬼众 / 143

 **第十一章** 黎明之前 / 161

 **第十二章** 犀皮面具 / 175

 **第十三章** 无上瑜伽 / 191

 **第十四章** 天宫秘境 / 213

 **第十五章** 象雄迷踪 / 237

 **第十六章** 终极解密 / 255

大结局 / 275



大藏天书

DAZANG TIANSHU

第一章

喜马拉雅鬼影



1

当洪力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团火光，然后是火光后面那一双像野兽一样的眼睛。

糟了！难道被狼拖到山洞里了？他一惊，噌地想坐起来，这才发现手和脚都被捆住了，捆得还挺结实。

“我劝你最好别乱动。”这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火光对面响起，“我刚刚才把你的伤口包好，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他警惕地盯住火光后面那双眼睛。

“不用担心，我没有恶意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们四个早被石头砸成肉泥了。”随着话音落地，火光后面那个人站了起来，看样子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又瘦又高，脑袋后面扎着个不伦不类的小辫子，长得倒还挺帅，就是笑起来的时候显得有点儿坏。

年轻人手里来来回回地晃着一根树枝，走过来的时候顺脚踢了踢横在地上四仰八叉的胡子刘，嘴里嘀咕了一句“睡得真像头死猪”，然后，他蹲在洪力面前，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小武。在石室里抢走羊皮铁卷的人就是我，炸了石室的人也是我。”

“羊皮铁卷在你身上？”一听到这话，花凄凄也立刻坐了起来。

“我呢，只是个拿钱办事的。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我是不会为难你们的。”年轻

人指着自已的小鼻子，好像并不急着答理花凄凄，自顾自伸了个舒舒服服的懒腰，又慢吞吞打了个哈欠，才接着道，“我把你们绑到这儿来，是有件事要问清楚。”

说着，他就像变戏法似的，手里不知怎么就多了个东西，亮闪闪的金属光泽，一端系着个长链子，好像是块怀表。

那块怀表慢悠悠地在洪力和花凄凄眼前晃了一圈之后，忽略了还在昏睡不醒的胡子刘，最后停在莫扬的面前。年轻人盯着他，板起脸问：“瞎子，这玩意儿你从哪弄来的？你连眼睛都没有，还用得着看表吗？”

“那不是我的东西。”莫扬毫不掩饰，平静地回答道，“是石室里的一个人给我戴上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小武有点儿不信，“说说看，那人长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是个瞎子，怎么可能看得到他长什么样儿？”莫扬笑笑，“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昏迷了，但是还保留了一点儿意识。我只是隐约感到有个人蹲在我身边，将一个东西挂在了我脖子上，并且对我说了几句话。至于他是怎么出现的，我完全不知道。”

“他对你说了什么？”小武紧紧盯住莫扬的脸，生怕漏掉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变化。

“他说的是——”莫扬停住仔细回忆了一下，“不要以你的耳朵远听，不要以你的猎眼远看，浮屠淹没一百零八个修行洞，人将与绵羊婚合。”

“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确定你没有记错？”小武一边发着牢骚，一边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翻出一个本子，把刚才莫扬说的全都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。

“我肯定不会记错，他当时反复在我耳边重复这几句话，而且说得很慢，好像在暗示我一定要记住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武盯住本子上那几句话，竟慢慢陷入了沉思。片刻之后，他才喃喃地自言自语道，“真没想到，我父亲找了他大半辈子，他竟然会在这里出现。真是死了也要阴魂不散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跟我说话的……难道是个死人？”莫扬一愣。

“他如果自己能活着走出去，就不会来麻烦你带口信儿。你瞧，他连这么重要





的信物都一块儿交给你了。”小武用手指啪地弹开那块怀表的盖子，打量着夹在表壳里的那张黑白照片，“当年那支登山队，每个人都有一块这样的怀表，里面嵌着他们自己的照片，照片背面写有他们的姓名和籍贯。一旦将来他们出了意外，也不至于不明不白地做了孤魂野鬼。”

“那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洪力也开始感到好奇，“还有，他说的那几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几句话的意思我也不明白，不过，那一定是他到死都解不开的心结。可能，他的怨念太深了，所以才会被那间石室禁锢，一直在苦苦等待能为他带口信出去的人。”小武说到这里故弄玄虚地叹了口气，像是在惋惜“他”的遭遇，“至于他的身份……他其实是我父亲的朋友。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他的来历，我就跟你们讲讲那段故事吧。反正咱们几个今天晚上也没法下山，就当打发时间吧。”

小武说到这儿笑了笑……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有一条近乎爆炸性的消息突然在一夜之间传得沸沸扬扬，那就是“喜马拉雅野人”。

据称，“野人”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雪线以上。它们体形硕大、奔跑如风、性情凶残。

曾有一支外国科考队的成员极其侥幸地拍到了一张“野人”照片，可惜美中不足，画面拍得十分模糊，如果不仔细看，会误以为这只是一张雪景照而已。但是如果眼尖，就会发现，在相片中那漫天风雪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水印般的硕大身影。

这个外国人事后回忆说，当他与那生物对视的时候，几乎快要窒息了，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恐慌感——他无法形容那生物长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，只是在那一瞬间，突然感到一种怨毒的气息不知从何方铺天盖地而来，紧紧裹住了自己，根本无法挣扎。

短短数秒的惊愕之后，他如梦初醒，赶紧举起相机，快门刚一响起，“野人”突然受到惊吓，迅速逃离。

后来他回去冲洗照片的时候，更是发现了怪事：照片中那生物的影子竟然虚晃成了一片水印。

一直到了晚年，这个外国人才突然如醍醐灌顶般地想到了一个问题：当年他按下相机快门的时候，那种生物之所以逃走，也许并不是因为怕闪光灯，而是担心自己的样子流传出去。

再后来，他开始有了老年痴呆的迹象，却总是会在冬日下午的暖阳中，一个人坐在轮椅上，独自望向喜马拉雅山的方向，口中不断低声重复着一句话——“你们看到的不是真相”。

又过了几年，他不再开口说话，开始从早到晚地静望那片山脉绵延的方向，神情黯然，像是在怀念自己的初恋情人一样。后来，他死在了自己家里，死于精神抑郁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“野人事件”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众所周知，在喜马拉雅山的雪线以上，根本就是一片没有生物生存的世界，那里平均海拔在 6200 米以上，几乎没有人可以到达，除了突兀的巨石峭壁之外，满目所及就只剩茫茫的积雪，空气中含氧量不到平原的四分之一，长年刮着十二级的狂风，那风的力量几乎可以摧毁一切。在海拔 5600 米还能看见的雪莲、龙胆以及少量的雪鸡、野鼠、岩羊等动物，到了雪线以上就只能被冻成末儿，连一点儿骨头渣儿都不可能剩下。

在那个生命绝迹的世界里，连微生物和细菌都不存在，如果真的活着体形如此巨大的“野人”，那么，它们的食物和水从哪里获得？

出于对“野人事件”的狂热，先后有几支登山队登上了喜马拉雅山，但他们最后的结果不是无功而返，就是统统失去了消息。但，这并没有阻挡人们探索的决心，半年后，一支新的登山队组成，他们根据以往那几支登山队的案例，重新制订了一条新的路线，中途会经过一个叫“绒布寺”的寺院，并在那里落脚。

绒布寺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，也是旅行者公认的观看珠峰日出的最佳位置。它坐落在喜马拉雅山绵长的山脉中，红墙金瓦黑窗白幡，在险峻的山体中显得分外精致，却几近荒凉。当这支新的登山队伍到达时，空荡荡的寺庙里，只有一个





叫葛布的老喇嘛在念诵经文。

葛布喇嘛一听他们要到雪线以上寻找“野人”，神情立刻忧虑起来，轻轻摇动手中的法铃，语重心长地规劝：“那里是只属于死亡的世界，本就不是活人该去的地方。你们现在所求的答案，不过是心里的妄念，而偏执的人们，最终会被它锁住灵魂，永远囚禁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这一年以来，一共有三支队伍从这里经过，怀抱着与你们一样的目的，但自从他们上山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每当雪山上刮起狂风，我就能从风声里听到他们的哭泣。”

老喇嘛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感染力，使得这个清冷的黄昏，凭空多出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片刻的沉默之后，队伍中才有人小声质疑道：“大师，您说的这一节，会不会只是您的幻觉？”

“我从十二岁起就在这里修行，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了，雪山的空灵早已赋予我特殊的造化，我不会听错的。”老喇嘛的声音愈发低沉清冷，“雪线以上的山峰，是连我也不能踏足的地方。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共同遵守着一个秘密，相安无事，只要它不会被暴露，就不会有愤怒。可是由于你们的好奇心，这个秩序将要被打乱，罪孽会无休无止……”

年轻的队长陈默从老喇嘛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于是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大师，你有没有亲眼看到过‘野人’？你刚才所说的话，是不是在暗示我们，我们所看到的野人，其实是另外一种东西？还有，你们所遵守的那个‘共同的秘密’，到底是什么？”

他顿了顿，又问了一句：“‘你们’，究竟是指你和谁？”

“危险已经逼近，你们却还在执迷不悟。从你们踏进这间寺院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感觉到它身上的怨气了。”老喇嘛刚说完这句话，神色突然大变，盯着他们身后，凝眉念起了经文。

陈默赶紧顺着老喇嘛的眼神看过去，赫然发现窗户上竟倒映出一个巨大的头影。“有人在外面偷听！”他大喊一声，起身冲过去猛地推开门。

但是已经迟了。

门外风雪正浓。一个斑驳的硕大身影正直立着向山顶方向狂奔而去，只是虚晃了几下，就已完全消失不见。

“快看！是野人！”“我们找到了，这里果然有野人！”“他居然在偷听我们说话！”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背影，乱哄哄地挤在门口，兴奋得炸开了窝。

只有陈默没有说话——他呆呆地望着刚才那个身影消失的地方，心里好像沉进了一块大石头，一下子说不出话了，不祥的感觉油然自心底升起。

而屋内，葛布喇嘛已扑倒在神像下，频频叩拜，嘴里念着难懂的经文，似乎已对身外物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……

雪山的太阳落得快，升得也快，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清晨，登山队的人统统起了个大早，忙着收拾行装，准备上山去寻找那个“野人”。他们唧唧喳喳地互相开着玩笑，完全沉浸在一种即将接近真相的喜悦里。而陈默则在一旁心情复杂地看着队友们那一张张笑脸，不知道那句话到底该怎么说出口……

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那个在漫天风雪中瞬间消失的身影一遍遍地在陈默的脑海里重现，甩都甩不掉，犹如中了邪一样。他似乎隐约开始理解老喇嘛那番话的含义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眼看着自己的队友就要奔赴死地，可是却生生地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。

事后回想起来，那也许正是死神在命运中要指引他们走上不归之路。

临出发前，为了方便互相照应，他把队伍分成了三组，由东、西、北三个方位向雪线以上包抄，并规定无论前行多少，傍晚之前一定要回到绒布寺集合。叮嘱完之后，他亲自检查了所有人的无线电对讲机，确认无误后才宣布出发。

这一天的天气很好，昨日呼啸的暴风雪已经停止，宁静的雪山如此美丽，宛若一个洁白温柔的处子。站在这里，似乎可以抬手触天，而人在这宽大的天地间也显得分外渺小。

没多久，陈默就收到了西边那组人的求救信号，无线电里传来强大的干扰声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挣扎、扭打、闷哼以及哭喊声：“陈默！快来救我们！救我们啊！救我们……”





在这哭喊声的背后，还隐约出现了另一种声音，但是情况紧急，没有人来得及分辨那是什么。

在确定方位之后，陈默立刻给东边那组人发了信号，让他们过来增援，然后自己先带着人赶往出事地点。

可惜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眼前的情景只能用“惨不忍睹”四个字来形容：西组的七个人全都死了，其中三个人的尸体并排挂在一棵大树上，脖子被扭断，脑袋耷拉着垂到胸部；另外三个人被一根树枝刺穿了喉咙，直接钉死在树干上；剩下的一个人坐在地上，头顶被什么东西砸得陷了进去，白花花的脑浆流了一身。

每一个死人的脸，都已经扭曲到认不清本来面目，只有那一双双突鼓在眼眶之外的眼珠子里，诉说着他们临死之前所遭受的巨大恐惧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让所有人都呆若木鸡，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：难道是“野人”出手杀了他们？

在稳定了大家的情绪之后，陈默指挥人将树上的三具尸体解下来，和其他死者并排放在一块儿。他仔细地检查了所有尸体，突然发现了几个要命的疑点：第一，将那三具尸体钉在树上的树枝，两端都是钝的，根本脆弱得不堪轻轻一折；第二，将另外三具尸体吊着的“绳子”，竟然是用人的头发捻成的。

而关于第三个疑点，他没能在心里忍住，缓缓地将它说了出来：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咱们现在已经快接近雪线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除了地上的积雪以外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那么，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出现一棵树？看这棵树的样子，树龄也许不止几百年，它到底在这里是怎么存活的呢？”

经陈默这么一说，其他人也警惕起来：的确，在这片光秃秃的空白世界里，突然冒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，是够反常的。可是无论他们怎么瞅，也没有在那棵树上找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来——这如假包换就是一棵树。

偏偏在这时，无线电又响了，传来的是一个女孩儿奄奄一息的声音：“陈默……我们在……东边的土坡……”

糟了！一听这声音，陈默心里猛地一沉，知道是东边那组人在赶过来的途中出事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招呼大家起身去东边。

在跑出去没多远以后，他无意中扭头看了看，也不知道是因为角度的关系，还是因为自己眼花，他发现刚才那棵大树居然不见了。

由于他心里记挂着东边那组人的安危，所以也没顾上想太多。可惜，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又一次来迟了，眼前所见是更加可怕的一幕：全组六个人死得干干净净，根本分不清谁是谁，只能看见满地的血肉堆积重叠在一起，有的尸体面目已被捣得稀烂，里面的脂肪都被挤了出来，只剩下一张轻飘飘的脸皮连着头发贴在肩膀上。从他们的姿势来看，应该是受到什么东西的追逐而不自觉地团团抱紧，然后在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被迅速杀死。

一片寂静中，一阵“吱——吱”的声音从死人堆中冒起，惊醒了所有人。大家循声看去，这才发现了那台无线电，它被一条不知是谁的断臂紧紧攥着。挪开断臂，地上竟然有四个蘸着血写出来的小字——“不是野人”。

一看到这四个字，陈默的心顿时就凉了——从收到信号，到赶到出事地点，前后两次的时间间隔都没有超过二十分钟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连着造成两起如此大规模的屠杀？而这场屠杀，又是出于什么动机？如果凶手不是野人，那会是什么呢？

恍惚中，他冷不丁又想起了昨日葛布喇嘛的那番话——“这些年来，我们都一直共同遵守着一个秘密，只要他不会暴露，就不会有愤怒……”

看来，想要弄清真相，还是得回去找葛布喇嘛。能告诉他们这场屠杀真相的人，在这雪山之上，只有葛布喇嘛。

就在他决定招呼大家返回绒布寺的时候，队伍中突然有人指着地上的尸体喊了起来：“你们看，好像少了一个人！”

而且，那个人的无线电也一块儿失踪了。

